

“ 外卖 ” 风侵袭中国传统民居 古建筑待保护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3/2021_2022__E2_80_9C_E5_A4_96_E5_8D_96_E2_c57_613101.htm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政府拆掉了很多老房子，把伦敦市南部居民迁到像火柴盒一样的大楼里，后来逐渐暴露了诸如居民之间的隔阂、家庭成员中产生了“代沟”等社会问题。现在不少居民从这些大楼中迁出，搬入城郊的别墅。后来，在发展经济和保护古城两者均要兼顾的思想指导下，伦敦把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建筑推倒重建。为此，伦敦巴特莱特建筑规划学院院长米歇尔·考林斯教授说过：“保护旧房子比新建更困难、代价更昂贵，在这方面英国是有教训的。”在谈到如何保护古建筑时，教授十分强调地说：“决不能翻新仿造，那样就会失去保护的意义。在不更动外形的前提下，做好维修、加固工作，这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内部设备也完全可以按照现代化的要求进行改造。”在当前中国城镇大建设的热潮中，传承中国文化的中国古建筑正在受到威胁。2007年6月的第六届中国国际出口古典家具展览会上，有部分来自山西、安徽、西藏等地的古建筑，被“肢解”搬运后再重新拼装后在观众面前亮相。其中，有一栋完整的有着200年历史的山西民居和一座从安徽搬运而来的亭子，一座西藏的庙门也被整体搬至家具展，庙门的设计、雕刻以及表面绘制的工艺都极其精湛，庙门内还展出了许多藏族古典家具。目前，具有传统特征的中国古徽州传统民居只有近8000栋，有的甚至成了危房或遭“外卖”袭扰，徽派民居告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单德启教授谈到江西婺源徽派古民居被收

购的看法时说：“景德镇市从附近的婺源县收购了大约十几栋古民居，把它们移植到景德镇市。这种一栋或数栋建筑的搬迁，毕竟离开了它们的原生地和它们所在的环境，这个环境包括了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所以它们的历史文化价值无疑打了很大的折扣。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例子不应该提倡，并且要加以约束”。本期《都市新观察》，我们走进正遭遇“外卖”的婺源长溪村，感受古徽州文化的农民网络推手戴向阳的热情与焦虑，并邀请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秘书长宋久成以及古徽州文化专家陈安生观察“外运”“外卖”之风，思索如何真正保护传统民居，使之在历史文化遗存上，继续显示出其强大的生长力量，继续记录着中国历史、记录着百姓生活。当古建筑变成商品欲将5万多元散件运往景德镇重建7月31日，婺源县赋春镇长溪村长溪小学的操场上，堆放着一捆捆古老建筑的木件。这些木件来自村里一幢300多年的徽派老宅。作为商品，它们的身上都有清晰的标号。深藏不露露出原生态在烈日下，商人们准备将这些被肢解的建筑散件运到100多公里外的景德镇，它们将在这个跟徽派文化毫不沾边的城市一角重生。为此付出了5万多元人民币代价，并且获得了几位房主联合署名的“非盗窃财物”的证明的商人，并非是长溪村出现的第一位能玩“乾坤大挪移”的阔商，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一幢有同样年龄的老宅以同样的方式离开了古徽州文化特征的山水人文环境。长溪村建村于宋淳化年间（992年），鼎盛时期，香烟袅袅。与婺源的其他旅游村落相比，长溪村藏匿深山显得名不见经传，但也因为深藏不露基本保留着原生态。即使无人居住的老宅破败与坍塌后，那种时刻能唤醒国人民族精

神的震撼力，总是从瓦砾和残砖中冲出，在苍穹里爆响。真伪可辨辨出是与非 由于长溪村里没有一幢古建筑被列入文保单位，或者划入其他的保护类别，从而失去了保护伞。根据当地现行的政策法规，一些长溪村村民只是理所当然地将老宅当成合法的私有财产，或迎合或拒绝山路上滚进村里的金钱。于是，迎合者说“卖的是自家的东西，合法”，拒绝者说“卖的是老祖宗的遗产，买的是一种资源掠夺”。当地政府要求，居民修建民居如果脱离徽派特征者将受到处罚。在假货横行的时代，当绳金塔的仿古街和象湖的仿赣派民居成为城市回归的理想时，长溪村却有可能逐渐丢掉真正的徽派老建筑，取而代之的是惨不忍睹的假货。被卖掉的徽派建筑究竟是生是死令人牵挂，长溪村里多了一块无厘头似的空白令人扼腕叹息。有人说，整个婺源就是一篇写满古徽州文化的宏伟篇章，一砖一石都是不可缺少的符号。可是，被真实保护主义抛弃的众多老建筑真的会跟快餐店里外卖一样交易得如此简单？当义愤填膺的声浪干涉着粗野短见的拆除行为，人人都成了保护者时，婺源县长溪村的农民戴向阳，在家里通过网络，引来更多对文化环境的爱怜和目光的对焦。戴向阳：老宅子的网络推手 当地政府一直以来要求婺源人建房必须建徽派的，不建就要罚款。既然要保护徽派的建筑特色，那么越旧的，越真实的古建筑为什么不能阻止“外卖”或者“外运”，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吗？说实话，是政府财力不够，无可奈何。长溪村的老房子有个特色，整个村就只有一栋新建的洋房，其他的都是灰檐翘角的，像整体协调性这么完整的在整个婺源都很少见，三四百栋房子都是一个样子。去年秋天，我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长溪村的枫叶红了》，有

不少驴友被文章和照片吸引了，之后每天都来很多人。当长溪村的网络推手，去年一年我个人的旅游收入大概1万元左右，除掉自家老宅子的维修费，一年可以赚8000多元。这就说明维修老宅子的费用可以从老宅子里掏啊。目前，虽然长溪村的古建筑被拆情况不是很严重，但既然长溪村可以拆，可以卖，这就会带动其他不受保护的村落也跟紧“外卖”风。不过网络是个好东西，上饶已有网友说要认养我们这里的老宅子。要让参与者获益

古徽州文化研究专家：江西可参照安徽的做法 主持人：皖南古民居的显著特征是典型的徽派建筑风格，它以黛瓦、粉壁、马头墙为表型特征，以砖雕、木雕、石雕为装饰特色，以高宅、深井、大厅为居家特点，集中反映了古徽州的山地特征、风水意愿和地域美饰倾向。伴随明清时期徽商演绎出“无徽不成镇”的传奇，徽派建筑开始在大江南北各大城镇扎根，成为我国建筑史上有名的一大流派，引得寻访者纷至沓来，在展示其魅力的同时，徽派建筑的美也让垂涎者把它搬回了家，徽州文化的完整性遭到破坏。安徽省黄山市正酝酿《皖南古民居认领保护办法》，海内外人士可认领保护古村落或单幢古建筑，认领者将可获得古民居的居住使用权。此举是否可以成功破解古建筑成为“外卖”，遭遇“肢解”命运的难题，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基于保护的初衷，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而江西，尤其是婺源与皖南的古徽州文化同属一脉，必然也可以给我们以借鉴。《江南都市报》：徽派古建筑以其独特的不可再生特色吸引了众多建筑商、民间收藏者，大到整幢搬迁，小到构件收藏，徽派古民居频遭异地收购的势头一直不减。目前，黄山市已有100幢以上的古民居被上海等长三角地区

城市的人士收购搬迁，出台这种认领政策是在怎样一个背景之下？陈安生：皖南古村落是中华文明发展至明清时期在徽州地区的民间积淀，其居住理念、村镇布局、外形意蕴、三雕艺术等都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容，极具研究价值。古徽州区域内有1022个古村落、6908幢古建筑及100多座牌坊，2000年，皖南黟县的西递、宏村作为皖南古村落的杰出代表，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是黄山市古建筑的保护情况并不乐观。如黟县拥有世界遗产地西递与宏村，还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南屏”等40余个古村落共3200幢古建筑。国家与省里的专项保护资金，以及从旅游门票收入中提取的保护基金远远不够保护这些古建筑。目前仍有千余幢古建筑存在梁托等木构件腐朽毁坏，很多古建筑开裂、倾斜甚至颓塌，有85%的古建筑遭白蚁、木蜂和粉蠹虫的侵害。保护这些古民居，民间资金的参与是一条可行之道。《江南都市报》：目前的“认保”政策还在酝酿当中，但在此之前，黄山市的黟县已试点了认保政策，实施效果如何，还需如何完善？陈安生：现在认保的政策还在酝酿，但是黄山市近日首先发了个通知，不允许对古建筑外运和销售，在林业检查站设点检查，而且加强了对乡镇的管理，一旦发现有人拆、改古建筑立即举报，目前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百姓参与的积极性很高，再出现买卖的行为应该可以得到很好的遏制。如果说遏制买卖是第一步，保护好是长远设计。黄山市列入国家、省、市、县一级文物单位的古建筑只占全市古建筑总量的十分之一，其他十分之九都需要民间的保护力量，如果古建筑有人居住，居住者还会进行维修，而对于那些祠堂等公共建筑，当初是最好的建筑，可现在没有人管理，很多已经残破，

一些长期无人居住的古建筑也“危在旦夕”，因此加强保护是必须的，也要尽快。同时，我们要意识到，这里所说的保护，并非指建筑单体而言，还包括与建筑相关的当地山水、空间环境、自然风光与家族历史等等，这与当地的文化内涵密切相关，不然如果单指保护建筑而言，异地拆建不是也保存了建筑单体吗？但其因为离开了与建筑相关的环境，失去了文化的意义。黟县也确实采取了认保的措施进行保护，但是效果几乎为零。我认为，这是因为没有使义务与权利相当的结果。黟县的保护中，对于认保者只有荣誉的给予和义务的规定，没有实际利益的付出，这打击了认保者的积极性。因此，要推行好认保的方式，就必须让认保者有利可图，在不涉及产权的情况下，在不破坏古建筑的框架下，可以让认保者在此居住，投资建商业业态，比如说酒吧等，还要给他们一定的社会荣誉，在名利双收的情况下，就会有更多的参与者，这样就需要与认保者签订一对一的协议。正是基于此，黄山市已多次召开专家论证会，对办法进一步完善后再出台。《江南都市报》：安徽省的保护古民居的实际操作正在启动，对于江西而言，安徽的做法有什么值得借鉴之处呢？陈安生：江西其他的地方我不好说，但是婺源与古徽州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从历史与现实状况来看，属皖南文化的范围，江西省要保护婺源的古民居可以参照安徽的做法。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